



1	4
1555	
53	

53





門 14  
號 1555  
卷 53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子路第十三

**疏**

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為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

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註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

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請益曰無倦註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

四月十九日購求



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子路問至無倦

者問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之勞之者。答也。先之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為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也。云請益者。子路嫌為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云曰無倦者。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為足也。註孔安國曰。至勞也。引易證上先有德。澤可也。乃可勞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註王肅曰言為政

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

則賢才無遺也。○仲弓至舍諸。云仲弓為季氏

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宮職屬吏之徒也。言為政之法。未有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閒小小過誤犯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放赦民閒小有才智者。薦之於君者也。云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弓又諮曰。已識闇昧。豈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曰舉云云者。仲弓既曰焉知賢才。故孔子又答曰。但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為民主。汝若好舉賢。則民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所知賢才。皆道不見捨棄諸之也。人其捨於之乎。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弃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註苞氏曰問往



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註馬融曰正百  
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註苞  
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子曰野  
哉由也註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註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  
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註苞氏曰禮以安上樂以  
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必可行

也註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

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曰至已矣。云子路曰云云者孔子也  
矣。四也子路語孔子曰衛國之君欲待了共為  
政化子若往衛與彼共為政則先行何為風化  
也云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答曰也。行正  
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為時昏亂言語  
譌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為政必以正名為先也所  
以下卷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之屬是正名  
之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季孫之宰通  
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  
取不謂之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云君有  
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  
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云者迂遠也子路聞孔子



以正名為先以為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名於為政之事也  
遠不近於事實又云其正言何須正也云子曰野哉由也者野不達也由子路名也子路不曉正名之理也便謂元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又或之言君不若事於己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為迂遠何乎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戒之既竟更又為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為政先須正名凡夫名以召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僻不得順序也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者謂國家所行之事若言不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禮樂不與者與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行也云禮樂云云者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惡風不移故有淫刑濫罰不中於道理也云刑罰云云者措猶置立也刑罰

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踏地不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云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者既民無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為政者宜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云言之必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行也云君子云云者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註苞氏曰至事也。謂正名與事相乖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註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註



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註

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

負者以器曰襁也樊遲請至用稼云樊遲請

穀之名樊遲請於孔子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云子

曰吾不如老農者農者農也樊遲既請學稼於孔

子所以使國家倉廩濃厚也樊遲既請學稼於孔

子欲學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如老

農云請學為圃者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農不許

圃者又答曰我不如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

樊者既請二者不為師所許故出去云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者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

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孔子之

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術故云小

也云上好禮云云者責之既竟此又說學君子之

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禮則民下誰敢

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也云上好義云云

者君上若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云上

好信云云者君上好信則民下有敬不復欺故

相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

不以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

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

形也云夫如云云者夫發語端也是者此也負子

以器曰襁言君上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

之民大小歸化故器負其子而來至也李充曰

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來云焉用稼者

焉猶何也此行此三事而四方自歸則何用學稼乎

論語集注卷之七

五



在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諮圃稼何頑固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道教之益奢情之患切簞食不改其樂者唯顏回堪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註馬融曰至口圃。云樹五穀曰稼者樹種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吝嗇也言穀熟而斂藏之如慳貪吝嗇之人聚物也云樹菜蔬曰圃者蔬猶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菓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種菓於圃外為蕃盛也。註負者以器曰穡。穡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屨裹兒負之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註專猶獨也

至以為三百者不

文背文而念曰誦亦曰口讀曰誦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舉全數也言人能誦詩之過至也云授之以政不達者達猶曉也詩有六義國風二雅是為政之法今授政與此誦詩之人不能曉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以羣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鄰國而不能專對猶應對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云雖多亦奚以為者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而今不能復誦詠之多亦何所為用哉故云亦奚以為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

令也。子曰至不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而影自直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則下不令而自從也。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僻而



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註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

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

之政亦如兄弟也子曰魯衛之政兄弟。魯是

周公之封衛是康叔之封周

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政亦俱

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

故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註苞氏曰至弟也

睦親也言康叔親於周公故風政得和好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註王肅曰荆與蘧瑗史鮪並

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子謂至美矣。云子謂云云者衛公子

荆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

子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居室也云始有

曰苟合矣者此是善居室之事始有謂為居初有

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苟且也苟且非本意也于

財人皆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奢華過實子荆初有

財帛不敢言已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

云少有曰苟完矣者少有謂更復多少勝於始有

時也既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

不敢言欲為久富貴也云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

謂家道遂大富時也亦云苟且為美非是性之所

欲故云苟美矣。註王肅曰至子也。蘧瑗字伯

玉後卷云君子哉蘧伯玉亦是也吳公子札出聘

于上國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子叔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傳也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

子適至教之○云子適衛冉子僕者適往也僕御車也孔子往衛冉有時

為孔子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孔子歎衛人民之衆多也矣云冉有曰云云者加益也冉有言其民既衆多復何以滋之也云富之者孔子曰宜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又問既已富益又復何以益之云曰教之者既富而後可以教化之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註孔安

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月而可以行其政

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至有成○云子曰云者苟誠也暮月謂

年一周也可者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故人情

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成大成也三年一閏是天道一成故為政治若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註王肅曰

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

殺也誠哉是言也註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

信也

子曰至言也○云子曰云者善人謂賢人也為者治也為邦謂為諸侯也勝殘謂

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也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云誠哉是言也者誠信也古舊有此語故孔子稱而美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註孔安國曰三十年曰



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子曰

仁○王者謂聖人為天子也世三十年也聖人化速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必須世者舊被惡化之民已盡新生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亂之民未能從道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功可成欒肇曰習亂俗雖畏法刑而外必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亂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子曰至人何○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言誠能自正其身則為政不難故曰何有云

不能云云者其身不正雖合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故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為事也身不正那能

五人

冉子退朝註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註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也子

曰其事也註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註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

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子曰至

云冉子退朝者退朝謂日朝竟而還家朝廷云退

也云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家朝廷常朝故

孔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未早朝晚退故

由也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小事也

者孔子謂冉有所云有政非也應是凡所行小事

論語集注卷之七



耳故云其事也云如有云者孔子更說所以知  
非政之由也以用也言若必是有政事雖不吾既  
必應周而吾既為卿大夫亦當必應參預聞之今  
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關政也樂肇曰按稱政事  
冉有季路未有不如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  
言以義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  
二三子為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讓焉  
國周生烈曰至若也。冉子爾時仕季氏且上朝  
於魯君當是季氏與  
有從之廟魯君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註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  
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  
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

乎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  
可近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  
言而樂莫予違也註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  
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  
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註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  
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定公問至邦乎。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魯君  
也諸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興邦者不乎



云孔子對云云者若是者猶如此也答曰豈有出  
也者幾近也然一言雖不可得頓如此也云其幾  
與邦者故云其幾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已下是  
不可言近與邦之言設有人云在上為君既為人  
家之可事應知罪歸元首故為難也又云為人臣者  
云如知云云者如若也若知為君難而云不敢作  
此言則豈不近一貴與國乎不云為君難而云不敢  
可知也且君道尊貴為人所貪故特舉君也云曰  
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亦如前答亦有言近之者  
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舉近喪邦之言也設有  
言我本無樂為人之君上所以樂為君者正言我  
有言語而人異我無敢違拒我者為此故所以樂  
為君耳云如其善云云者將譏其惡故先發此句  
也此若為君而出言必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  
為善耳故云不亦善乎云如不善云云者又答若

為君而言不善使民不違則  
此言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公亦問孔子為政之道云子曰云云者言為政之  
道若能使近民惟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曰邊國  
之人豪氣不除物情  
不附故以悅近諭之

子真為莒父宰問政

也子曰無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

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為字故先問孔子為政之法也云子曰無欲速者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者子夏欲往莒父



言為政之道每當閑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云母  
見小利者政貴有恆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為之  
云欲速則不達者解欲速之累也若不安緩每事  
而欲速成則不通達於事理也云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者若見小利而任法曲致  
則為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孔安國曰直躬直

身而行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周生烈曰有因

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語至中矣云葉

黨中有直躬之人欲自誇於孔子也躬猶身也  
言無所邪曲也云其父云云者此直躬者也攘盜  
也言黨中有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主證  
明道父之盜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拒於葉公故云

吾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為直也云父  
為云云者孔子舉所異者言為風政者以孝悌為  
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則  
自不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  
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為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  
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范甯曰夫所謂直者  
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則傷教破義長  
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故相隱乃可為直可王  
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  
之典章以懲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  
直躬欲以譽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  
義切荆贊之豪喪其誇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  
日攘謂他人物來己家  
而藏隱取之謂之攘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註董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



棄去而不行也。○樊遲問至矣也。○云樊遲問仁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居謂常居恒以恭為用也。○  
執事謂接交時宜盡忠不相欺。○與人忠謂交游時宜盡忠不相欺。  
○居也。○執也。○與也。○忠也。○居謂常居恒以恭為用也。○  
執事謂接交時宜盡忠不相欺。○與人忠謂交游時宜盡忠不相欺。  
○居也。○執也。○與也。○忠也。○居謂常居恒以恭為用也。○  
執事謂接交時宜盡忠不相欺。○與人忠謂交游時宜盡忠不相欺。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  
謹言，安國，日有恥，有所不為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謂之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為次矣。○註：鄭元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  
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註：鄭元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  
也。算數也。○論：子貢問至矣也。○云：子貢問云云者  
也。○云：子貢曰：行己有恥者，若士之行也。言自行已身恒  
有可恥之事故不為也。○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  
必無者其唯自恥乎。是以當其官行則恥己之不  
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為。○君子將出言則恥躬  
如竟，尋處濁世則恥己之不為。○君子將出言則恥躬  
之不逮是故孔子之稱丘明亦貴其同恥義苟孝  
使於四方之國則必使稱當不使君命之見凌辱



也黃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事有權宜  
則與時消息毋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云  
可謂士矣此者能有以不辱二事也云曰敢問其  
子貢聞士之此行最敢更問士之次者云曰宗族  
云云者孝是事父母為近弟是事兄弟為遠宗族  
為近近族稱孝為遠遠族稱弟也膠協曰雖孝  
猶未能備故為之次者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  
又問求於士者達士貞而不諱言不期苟信捨藏  
士之次也君若達士貞而不諱言不期苟信捨藏  
隨時何則必遂若小行之士言必信行必果  
也云禮經然小人為惡堅我難化今小人之士必  
難移之貌也小人為惡堅我難化今小人之士必  
行信果守志不遇如小人也云抑亦可以為次矣  
者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為亦多云抑也言此  
小行亦強可為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  
成雖為小器取其能有所立膠協曰果成也言必

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經  
經小器而能必信必果者取其具有成抑亦可為  
士之次也云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又問曰  
今士之從政者復云何如云子曰云云者噫不平  
聲箝竹器也容一斗二升故云斗箝也算數也子  
貢已聞古之是而又問今之非故云噫也不平之  
聲既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  
人器量如斗箝之器耳何足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註苞氏曰中行  
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註苞氏曰狂者進取  
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  
退取其恆一者也

論語集注卷之二

而與之者中行







為德不恆則必羞辱承之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  
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按詩云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元曰或常也老子曰湛  
兮似或存河上公注云或常也云子曰不占而已  
矣者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恆之惡也  
言無恆人非難不可作平書而已亦不可以為卜  
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恆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禮  
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與處况於人乎是明南人  
遺言與龜策猶不能知也而禮記論語亦各有  
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  
也所錄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君子心和然

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

其利故曰不和也註子曰至不和。云君子和而

不同者和謂心不爭也不同

謂立志各異也君子之人千萬千萬其心和如一  
而所習立之志業不同也云小人同而不和者小  
人為惡如一故云同也  
好鬪爭故云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註孔安國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

善明惡惡著也註子貢問至惡之。云子貢問云

為鄉人其所崇好則此人如何云子曰未可也者  
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以未可者設一鄉皆  
惡而此人為惡與物同黨故為眾人共見稱美故  
未可信也云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既云皆好為未  
可故更問設其鄉之人皆共憎惡此人則何如云  
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惡



而此人獨為善不與眾同故為羣惡所疾故未可  
信也云不如云云者向答既云未可故此說其  
可之事也言若此人為善人乃可信也一通云子貢問  
者所惡如此則是善人乃何如孔子答云未可又  
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又  
問曰與一鄉人皆為疎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又  
既類答未可所以更為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與  
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疎惡也註孔安國曰  
至著也。己為善人為善人之所好故是善  
善明也惡人惡己則非己惡故是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註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  
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註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  
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

至備焉。云君子易事難說也者君子忠恕故易  
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悅也云說之不  
道不說者此釋難悅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以  
非道理之事來求使之悅己則識之故不悅也云  
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釋易事也器者能也君子  
既不責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  
人故易事也云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不識道  
理故難事也可以非法欺之也云說之雖不以道  
說也者此釋易悅也既非識道理故雖不以道之  
事悅之亦既悅也云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解  
難事也不測度他人器量  
而過分責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註君子自縱泰  
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子曰至

云君子泰而不驕者君子坦蕩蕩心貌怡平是泰  
而不為驕慢也云小人驕而不泰者小人性好輕



凌而心恆戚戚是驕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註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

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論子曰

未訥近仁。言此四事與仁相似故云也。剛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殺身成仁故仁者近仁也。木者質樸仁者不尚華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註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路問至如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問為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切切偲偲須有切磋之貌也。怡怡和從之貌也。言為士之法必難合曰怡怡三事而不可專施一人故更分之以若兄弟骨肉理在相益故須切偲也。云兄弟怡怡如者兄弟骨理在相順故須怡怡如也。終協曰以為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匿怨兄弟道缺則闕牆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重弊至于恨匿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註苞氏曰即戎就兵可以攻戰也

三年一考九歲三考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日七年者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



之初者也若有可急不暇待九年則七年考亦可  
亦可者未全好之名終焉曰亦可以即戎未盡善  
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善人之教不建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  
六年之外  
民可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註馬融曰言用不習民

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註子曰至棄之也

子慎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戰而

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

可即或況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

餒虎徒棄而已也註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

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棄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註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佳之法也所以次前

者顏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註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

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註孔安國曰君無道

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

以為仁矣註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

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

不知也註苞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

也註憲問至知也○云憲問恥者弟子原憲問孔

子凡行事最為可恥者也云子曰邦有道穀

者若可恥事也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也穀祿

也若有道則可以仕而食其祿也云邦無道穀恥



也者此可恥者若君無道而仕食其祿則可為恥也云云克伐云云若克勝也謂性好凌人也伐謂有功而自稱怨謂小忌怨欲貪欲也原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事可以得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許能不行前四事則為難耳謂為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不伐必有仁顏淵無伐善夷齊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此皆是仁也公綽之不欲孟之反不伐原憲蓬室不怨則未及於仁故云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註士當志道不求安

而懷其居非士也子曰至士矣○懷居猶居求安也不足為士謂非士也君

子居無求安上也若懷居非為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註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

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註遜順也厲行不

隨俗順言以遠害也子曰至言遜也若若有道必

以正理處人故民可以得嚴厲其言行也云邦無

道危行言遜者君若無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

所行乃嚴厲不同亂俗而言不可厲也必獲罪當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註德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曰至有仁云子曰云云者既有德其必多

必中故必有言也云有言者不必有德者必多



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橫者說客之言也誇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云仁者必有勇者殺身成仁必有言也云勇也云勇者不必有仁也虎憑河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為仁矣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為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李充曰陸行而不避虎兇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註德不至言也。夫德之為事必先有言語教諭然後其德成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不可無事也

南宮适註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

子曰羿善射彘盪舟註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

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羿

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

死然註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註馬融曰禹盡力於

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

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註孔



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甬宮适者姓甬宮名适字敬叔云問於云云者

。甬宮孔子之事也曰古有一人名羿而善能射故

云羿善射淮南子云堯時有十日中鳥皆死焉

堯命羿射之其九日中鳥皆死焉

勝多力人也。推也。其能射及多力俱為

不得其死然者言羿與二人能射及多力俱為

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云禹稷躬

稼而有天下者禹稷躬稼成姓姁名女命黃帝立

孫鯀之子也。謚法受禪成功曰禹治水九年也稷

后稷事舜時百歲也躬稼播種也。有天下謂為天

子也。言禹身治溝洫手足胼胝勤勞九州稷播種

百穀二人不為寡竝有德為民禹即身為天子稷

子孫為天子。适所問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

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云夫子不答者孔子

知适以禹稷比己故謙而不答也。云甬宮适出者

孔子不答适自退出云子曰云者孔子不對面

也。若人如此人也。言适知賤於羿。羿貴重禹稷所德

也。君子尚德如此人也。然就此南宮适非周有十

士之南宮适也。此人也。然就此南宮适非周有十

之君者有窮夏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云寡

夏后相之位者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為天子。其

相即位為君有窮之君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為天子。其

臣寒浞殺之。有窮之君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為天子。其

窮之君不修德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

云因其室而生。寡者因猶通也。室妻也。促既殺羿

而通於羿妻。遂有孕生。寡者因猶通也。室妻也。促既殺羿

者。寡是浞之子。多力於陸地。推舟云為。夏后少康

所殺者。夏后少康亦夏禹後世子孫。又殺羿而自

立為天子也。註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

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註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註子曰至者也註云子曰云

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是長也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利仁

慕為仁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

也云未有云云者小人併為惡事未能有行民善

達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袁氏曰小

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者也王弼

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註孔安國曰言

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註

子曰至誨乎註云愛之能勿勞乎者愛慕也凡人

在志在心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

道不無勞賴之辭也註云忠焉能勿誨乎者忠者盡

中心也誨教也有人盡中心來者不無教誨之辭

李充曰愛志不能不勞

心盡忠不能不教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註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名

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

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

之行入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註馬融曰

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

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魯

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成



故鮮有敗事也

疏子曰至色之。云為命者為作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之事也。

作盟會之書也。云禘諡草創之者。禘諡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辭。則入於草野之中。

以創之獲之。云世叔討論之者。世叔亦是鄭大夫也。討治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能草創學問寡才。

漢盟會之辭。但能討論治正謀所造之辭。云行人子羽修飾之者。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

名也。不能始創。又不能討治。但能取前人所創治者。更唯彫修飾之。云東里子產潤色之者。居鄭之

東里。因為氏姓。又公孫僑名亦曰國。僑字子產。才學過超。前之三賢。加添潤色。周旋會盟之辭也。有

此四賢。鮮有過失。註孔安國曰。至辭也。此注是春秋十九卷魯襄公三十一年傳語也。獲得也。

諡。入野為盟會之辭。則成於國中。則辭不成也。註馬融曰。至事也。更經也。鮮少也。事經此禘諡

等之。西人也。故鄭國少有敗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註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註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註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註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問管仲曰人也註鄭元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註孔安國曰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

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

故也疏或問至怨言。云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

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何如。云子曰。惠

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



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  
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  
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  
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是人也云魯伯氏駢邑三百  
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魯伯氏駢邑三百  
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三百  
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制奪伯氏  
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者飯猶食  
也蔬猶麤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  
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麤糲以終餘年不敢有  
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尊之當理故不怨也  
註孔安國曰至愛也。子產德流行於後世有古  
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事在春秋第二十四卷魯昭公二十年冬傳也  
註鄭元曰至人也。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道  
遙是美此人今云管仲人也是美管仲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交困於飢寒所以有怨若能無怨者則為難矣江  
熙曰顏愿無怨不可及也云富而無驕易者富貴  
豐足無所應怨然應無驕則為易  
也江熙曰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

註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

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

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  
子曰至夫也。此

所能趙魏皆晉地也老者采邑之室老也優猶寬

閑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為采邑之臣則寬緩有餘

裕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為大夫也。註  
孔安國曰至為也。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  
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不貪賢賢  
入少其職事煩雜故不可使公綽為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註馬融曰魯大夫

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註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

一也卞莊子之勇註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

一藝文之以禮樂註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

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

義註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註孔安國曰久

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註子路問成人者問人

何所行德可為成人乎云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者

若德成人者使智如臧武仲然武仲唯有求立

後於魯而為孔子所譏此亦非智者齊侯將為臧

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

矣抑君似鼠夫鼠書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

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智

鼠欲使齊禍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

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

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此是智

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云公

綽之不欲者非唯須智如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

不欲財利也云云莊子之勇者又非但公綽之無

不營財利也云云莊子之勇者又非但公綽之無

欲又須勇如卞莊子之勇莊子能獨格虎一云卞

莊子與家臣卞壽途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

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未

飽之虎必鬪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之信而

言之果如下壽之言也云冉求之藝者又非但勇

如莊子又須有藝如求也云文之以禮樂者言備



有上四人之才智又須加禮樂以文飾之也云亦  
可以為成人矣者亦可未足之辭言才智如上四  
人又加禮樂則亦可謂為成人也向之所答是說古  
之成人者何必然者曰者謂也向之所答是說古  
者此已下說下成人之法是也若見財利思義  
仁義合宜之財然後可取顏特進也若見財利思  
不及公綽之則當授命焉身不苟免也曲禮云臨財  
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是也顏特進也若見財利思  
不及下莊子之勇猶顧義不苟免也云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者久要舊約也平生者少年時也言成  
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云亦可  
以為成人矣者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  
忘平生之言則亦可  
得為今之成人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註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  
諡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  
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註馬融曰美  
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  
子問至然乎云云子  
明賈相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仕公叔  
文子故問之者也云曰信云云者此是問公叔文  
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為夫子言人傳文子  
平生不言不笑不取財利此三事孔子未信故見  
公明賈而問之也云公明賈對云云者過誤也答  
孔子曰文子有此三事是為誤耳實理不然也云  
夫子時云云者先云是告者誤後答言以實事對  
言我夫子非時不語語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



人不厭其言也云樂然云云者夫笑為樂若不樂而強笑必為人所厭更云事言訖然後笑也云義  
然云云者夫取利若非義取則為人所厭我夫子  
則得思義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云子曰其  
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  
乎一云其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  
此也袁氏曰其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  
故設疑辭也註馬融曰至然也云美其得道  
者釋其然也云嫌其云云者釋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註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  
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  
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  
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子曰至信也云  
名紇武諱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為後謂立後  
也武仲魯襄公二十三年為孟氏所譖出奔邾後  
從邾還防而使人請於魯為其後於防故云以防  
求為後於魯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者要謂要君  
也不先盡忠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  
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  
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云不信時人不要  
之言也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  
後此正要君也註孔安國曰至君也云防武  
仲故邑者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云為後  
立後也者其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云魯襄云  
云者季武子無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彌也及紇是  
悼子也季氏愛紇欲立之又公子鉏年長而臧紇  
謀為立紇季氏從之孟孫死又廢大立小是依季

論語集注卷之二

天



氏家用事故蓋氏家惡滅紀閉門譖於季孫曰威  
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鑿滅氏季孫不信  
後孟氏除葬道滅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介甲  
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滅氏之家滅  
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云自邾有異母兄滅賈  
大龜也納進也進龜請立後滅紇有異母兄滅賈  
告魯求立為後賈聞命矣再拜受龜而使弟滅為  
以納請紇遣使後乃自邾還防云曰紇云者紇  
至防使紇為使後至魯傳紇之言初孟氏請紇以  
甲自隨謂欲為亂季孫信而攻之故紇今謝之而  
言己以介甲從己而視之非敢欲為害正是智不  
足也云非敢私請苟守先祀者又言今日之請非  
敢私求還正是欲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為先人  
之請云無廢二勲者二勲是滅文仲宣叔也是紇  
之祖父於魯有功勲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  
世之勲也云敢不避邑者若二大勲不廢得有守  
祀之人則紇敢不避邑也云乃立為者魯得紇

請仍為後也所以立滅為者滅為于時又  
私自為請求立己也云紇致防而奔齊者紇得立  
滅為後竟故致防與滅為而奔齊云此所謂要君  
也者還據私邑求為先而立後要望魯邑即此是  
要君也事在春秋第十七  
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註鄭元曰譎者詐也謂召於

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

而不譎註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

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疏子曰至不譎

譎而不正者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重耳也初為

國難遂出奔新城游歷諸國至二十八年受



命為侯伯... 公為侯伯... 王欲弱文公... 是文公... 八年... 正而行... 二君... 異... 召君... 云晉侯... 以至河陽... 冬齊侯... 搖也... 未之絕... 蔡蔡潰散... 寡人處南海...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慮君之涉

吾地也何故齊侯使管仲對曰昔名康公命我先君... 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 昭王南征不還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寡君... 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按... 春秋傳齊侯伐楚責此二事是正不譎也楚地出... 好茅貢王祭將縮酒縮酒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 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周王祭時無茅以供... 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之孫而巡狩... 涉漢水之所謂以伐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知其... 故問之所以代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知其... 王溺水之咎于時溺水之地不屬楚境故云問... 諸水濱也專在春秋第五卷僖四年春傳也



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匡**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

**子路**曰至其仁。云子路曰云云也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糾也云召忽死之者召忽是子糾之傅子糾被殺故召忽赴敵而同死也云管仲不死者管仲亦是子糾輔相召忽既死管仲猶生故曰不死云曰未仁乎者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仁仁之人也管仲非難不死亦迴復輔相桓

故為無仁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說管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為霸主遂經九合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辨也不用兵車而諸侯九合管仲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陶十七年又會陶僖元年會濮九年會葵丘凡十會又非十首戴七年會齊母九年會葵丘凡十會又非十會鄭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註孔安國曰至死也。云齊襄公八年九年無常者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魯莊公八年九年傳文是記前時之事也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呼是桓公之兄也得克為君風化不恒為政之惡故曰無常云鮑叔牙曰云云者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之輔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僖公薨襄公繼父之位為君政不常相見襄公風政



無常使云亂將作也云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者叔牙見襄公危政不居亂邦故奉小白奔往莒國也云襄公從弟公子無知殺襄公者小白奔後而襄公自死為君諸侯之子名無知作亂而殺襄公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云齊人殺無知者齊人是雍廩也子糾出奔後公孫慶無知云魯侯齊納子糾者子糾奔魯齊人又殺無知而齊侯至魯將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子糾欲擬立為齊君納人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齊納子糾故先子糾而入遂為君死謚為桓公云乃殺子糾召忽死也者小白既入得為君遂殺庶兄子糾召忽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一云召忽授河而死事在春秋第三卷莊公八年九月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註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患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註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



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管子曰至知也云云者此  
問孔子嫌管仲非是仁者乎云桓公殺之相而桓公是  
舉管仲非仁之迹不言管仲是子糾之相而桓公是  
子糾之賊管仲既不為子糾致命殺讎而更相桓  
公非為仁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說管仲為仁之  
迹也管仲得相桓公者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  
桓公中鉤帶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  
同游南陽極相敬重叔牙後相桓公而欲取管仲  
還無漸既因吉老歸位桓公問叔牙誰復堪為桓  
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殆為  
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為君謂忠也至君有  
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放殺  
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魯還  
之遂得為相莊九年夏云小白既先入而魯猶輔  
子糾至秋齊與魯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志

欲生管仲乘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  
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不  
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因鮑叔牙  
魯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因鮑叔牙  
受之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為相也魯諸侯使輔天  
子合諸侯故曰霸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子切  
皆正也云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賜猶恩惠也于時  
夷狄侵逼中華得管仲匡霸桓公今不為夷狄所  
侵皆由管仲之恩賜也下弼曰于時戎狄交侵亡  
那滅衛管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  
而中國不侵故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云者此  
舉受賜之事也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  
左也孔子言若無管仲則今我亦為夷狄故破髮  
左衽矣云管仲若云者孔子更語子貢喻召忽死  
之不足為多管仲不死不足為小也諒信也匹夫  
匹婦無大德而守於小信則其宜也自經謂經死  
於溝瀆中也溝瀆小處非宜死之處也君子直而  
不諛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為召忽守小信而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白虎通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為配匹而已。註王肅曰至死也。二人並不足為是非也死是人生之難而召忽於子終未成君臣今為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也死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註孔安國

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已竝為大夫

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註孔安國

即言行如是可謚為文也註公叔文子至文矣。

大夫僕者即前孔子所問公明賈之文子也有臣名僕亦為大夫也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者升朝也諸

之也公衛君也文子是衛大夫僕本是家臣見之有才能不將為己之臣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衛君用之亦為大夫與文子尊卑使敵恒與文子齊列同班者也云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也問文子與家臣同升而美之也言謚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謚為文矣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註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

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註子曰至其喪。云子

君無道也云康子曰云云者康子魯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奚何也康子聞孔子歎衛君無道故致其言夫無道者必須喪傾邦靈公奚無道行意不喪亡其國乎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康子言



靈公無道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也靈亡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也靈公無道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也靈公無道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註馬融曰怍慙也內

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疏子曰

難。怍慙也。人內心虛詐者外言貌必慙。若內有其實則外貌無慙。時多虛妄無慙怍也。故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

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殺

其君請討之註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

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註孔

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註馬融曰我於禮當

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

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註

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

辭語之而止也疏陳成子至不告。云陳成子殺

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恒殺其君于於舒州云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魯齊同盟分災救患

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諗謀必先

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



殺其君民不與者半以魯眾加齊之半可克是孔  
子對曰也云公曰告夫二三子者二三子是三  
仲孫叔孫季孫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合孔子  
往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  
夫問事應告先主君云從大夫之後者孔子謙也  
云君曰告夫二三子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  
三子今日告使告三子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  
倍不可討者之往也孔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  
日不可討齊也云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註孔安國曰事君

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論子路問至

者論子路問事君者問孔子求事君之法云子曰云云

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論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註本為上末為下也論子曰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註孔安國曰為

己履道而行之也為人徒能言之也論子曰至為  
古有異也古人所學己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  
自己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為補己之  
行關正是圖能勝人欲為人言己之美非為己行  
不足也註孔安國曰至言之也徒空也外空  
為人言之而已無其行也一  
云徒則圖也言徒為人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註孔安國



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能也註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

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註陳羣曰再言使乎

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註蘧伯玉至使乎。云蘧

人往孔子處云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者孔子與伯

玉之使者坐而問之云曰夫子何為者此孔子所

問之事孔子指伯玉為夫子問使者汝家夫子何

所為耶云對曰云云者使若者言我家夫子恆自

修省夙夜戒慎欲自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

也云使者出者使若者言我家夫子恆自

者孔子美使者之為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

使為得其人也顏子尚未能無過况伯玉乎而使

者曰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註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子曰至其位。云子

已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云曾子曰云云者

君子思慮當已分內不得出已之外而思他人事

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袁氏曰不求分外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註子曰至行也。君

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

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註子曰至道也。云

子所行之道有三夫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

者孔子自言也云仁者不憂者一樂天知命內省



不疚是無憂云智者不惑者二智者以昭了為用  
是無疑惑云勇者不懼者三既有才力是以捍難  
衛侮是無懼敵也云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孔子  
曰無而實有也故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江熙曰  
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遂  
與衆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子貢識其天真  
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註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我

夫哉我則不暇註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註子

方人至不暇。云子貢方人者方比方人也子貢  
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劣者也云子曰云云者夫  
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優劣之不易且誰間己之劣  
故聖人不言聖人不言而子貢專輒比方之故抑  
之云賢乎哉云我則不暇者事既為難故我則不  
暇有比方之說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

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減否故云我則不暇是  
以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已無能也註王肅曰徒患

己之無能也註子曰至能也。言不患人之不知  
我之有才能也正患無才能以與

人知耳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註孔安

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註子曰至賢乎。云不逆詐者逆者迎也君子含  
宏接納不得逆欺物以詐偽也李充曰物有似  
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信僭則懼及偽人詐濫  
則懼及真人寧信詐則為教之道宏也云不億不  
信者億億必也事必須驗不得億必懸期人之不  
信李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



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億音憶云抑亦云云者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為賢者之行乎李充曰夫至覺忘覺不為覺以求先覺先覺雖覺同逆詐之不覺也顏特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先覺或濫則反受怨責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註苞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孔子對曰非敢為佞

也疾固也註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微生畝至固也。云微生畝云云者微生畝見孔子東西遑遑屢適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言丘何是為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曰我之栖栖非敢

詐佞政是忿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之故耳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註鄭元曰德者謂調良

之德也註子曰至德也。驥者馬之上善也于時

驥非重其力政是稱其美德耳驥既如此而人亦宜然也江熙曰稱伯樂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註德恩惠之德

也或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註或曰至報德。云或曰

彼與此有怨而此人欲行德以報彼怨其事理何

如也云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不許也言彼有怨

而德以報彼設彼有德於此則又何以報之也云

以直云云者既不許以德報怨故更答以此也不



詩以德報怨言與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報之若  
與我有德者我亦以備德報之也所以不以德報怨  
者若行怨而德報者則天下皆行怨  
以要德報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註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註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尤己

亦不尤人也下學而上達註孔安國曰下學人事

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註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故曰唯天知己也註子曰至天乎云莫我知

人無知我者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怪夫子有此  
言云何謂莫知子乎何為猶若為也云子曰云云

者孔子答無知我之事尤責也言我不見用而世  
人咸言我應怨天責人而我實無此心也人下學  
知而我不責人天不見用我亦不怨天也云下學  
而上達者解無知我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之由也  
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人事有否  
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我不  
怨天也云知我者其天乎者人不見知我我不怨  
不尤者唯天知之耳註聖人至己也。聖人德  
合天地天地無可怨責  
故我亦不怨責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註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

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註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

忌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註孔安國曰

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



論語集注卷之七

市朝註鄭元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

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公伯寮至命何云公伯寮云云者

氏合信讓諱子路也云子服景伯以告者子服景

伯問公伯寮諱子路故告孔子云曰夫子固有惑

志謂季孫伯寮之辭夫子者季孫為夫子也惑

景伯既告孔子曰季氏猶有惑志而公伯寮云云者

路使子路無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該有豪

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

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

肆者殺而陳尸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景伯以

子路無罪言人死生有命非伯寮之諱如何言人

之道德得行於世者此是天之命也云道之將云

云者又言人君道廢墜不用於世者此亦是天之

命也子路之道廢與由天之命耳雖公伯寮之諱

其能違天命而興廢於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

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逆其區區之

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

註馬融曰至子也亦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

云魯人弟子也註鄭元曰至肆也殷禮殺大

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

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賢者避世註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匡之也其

次避地註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

孔安國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註孔安國曰有惡

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註苞氏曰作為也為

命也子路之道廢與由天之命耳雖公伯寮之諱

其能違天命而興廢於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

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逆其區區之

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

註馬融曰至子也亦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



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

楚狂接輿也。子曰至人矣。云賢者避世者聖

可故不以治亂為隔若賢者去就顧時若天地閉

塞則賢人便隱高蹈塵外統流漱石天子不得而

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地

者謂中賢也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處去亂就治

此是避地之士也云其次避色者此中中之賢也

不能預擇治亂但臨時觀君之顏色顏色惡則去

此謂避色之士也云其次避言者此又次避色之

賢者不能觀色斯舉矣唯但聽君言之是非聞惡

言則去此謂避言士也云子曰作者七人矣者引

孔子言證能避世以下自古已來作此行者唯七

人而已矣。註荀氏曰至與也。七人是注中有

七人也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也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

蓀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

狂接輿避言者也七

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註晨門者闕人也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註苞

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子路宿

。云子路宿於石門者石門地名也子路行住石

門宿也。云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

奚自者晨門守石門晨門之吏也魯人也自

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從

石門行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邪云子路

曰自孔氏者晨門問子路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註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既而曰耶哉  
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註此硜硜徒信已  
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註苞氏曰以衣  
涉水為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  
知其不可則堂不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註未  
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為果也未無也無難者以  
其不能解己道也註子擊至難矣。云子擊磬於  
擊磬而為聲也云有荷云云者荷擔揭也蕢織草  
為器可貯物也當孔子擊磬之時有一人擔揭草

器而過孔氏之門也云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蕢  
者聞孔子擊磬而云非是平常之其聲乎有別所  
志故云有心哉云既而曰耶哉者既而猶既畢也  
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又云耶哉言磬  
中之聲甚可鄙劣也云硜硜乎莫已知也者此鄙  
哉之事言聲中硜硜有無知也云斯已而已矣  
者又言孔子硜硜不肯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  
云深則厲淺則揭者荷蕢者又引事為譬以諫孔  
子也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  
化世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  
衣揭衣會是無益當合而厲之若水淺者涉當褰  
揭而度譬如為教若世不可教則行之如不揭也  
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云子曰云云  
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厲繇猶由也云子曰云云  
者孔子聞荷蕢譏己而發此言也果者敢也末無  
也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為果敢之甚也  
故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  
就彼中人求無譏者則為難矣元風之攸在賢聖



相與必有以也夫相與於無相與乃相與之至相  
 為於無相與也夫相與之遠苟各修本矣其泥也同  
 自然之異也雖然未有如荷蕢之談讓甚也按文  
 索美全近則泥矣其將遠則通理嘗論之武王  
 從天應民而夷齊叩馬謂之殺君夫子疾固勤誨  
 而荷蕢之民為齊叩馬謂之殺君夫子疾固勤誨  
 達之先於衆矣始以聖人作而萬物都觀非聖人  
 則無以應萬方之未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  
 之所緣動誨之累則笑書坑儒之禍起革命之弊  
 則王莽趙高之變成不格擊其迹則無振希聲之  
 極致故江照曰隱者之談夫子各致此出處不乎  
 契。註有心謂契契然。契謂心別有所志詩云  
 行而猶空信己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所益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註孔安國  
 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

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註馬融  
 曰己己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註孔安國曰冢  
 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也。註子張曰至三年。云子張曰云者高宗殷  
 也。中興王也名武丁殷家三十帝也前帝小乙之子  
 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  
 也其武丁登阼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四年其  
 德高而可宗故謂為高宗也諒信也陰默也尚書  
 云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是武丁起其即  
 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言其孝行著于張讀尚  
 書見之不曉嫌與世異故發問孔子何謂也云子  
 曰云者孔子答子張古之人君也言古之人君  
 有喪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獨美高宗耶此言亦激  
 時人也云君薨百官總己者說人君之喪其子得  
 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羣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而  
 不復諮詢於君而



客總束己之事故云總己也云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束己職三年聽冢宰故嗣王君三年不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默也。或呼倚廬為諡陰或呼為梁闇或呼梁庵各隨義而言之。註曰已百官也。已具已於百官各自束己身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註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曰至使也。禮以敬為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註孔安國曰敬其身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註孔安國曰人謂

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

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病猶難

也。子路問至病諸。云子路問君子者問為君也。子之法也云子曰修己以敬者身正則民從

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

子路嫌其少故重更諮問孔子如此而已乎斯此

也云曰修己以安人者答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又嫌少

也云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又答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又嫌少

後乃安於百姓也云修己以安百姓者病難也諸之也

言先能內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病難也。註曰此難

事而子路狹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

堯舜所病也郭象曰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

者索己故修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

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以治之雖堯舜必病況

-5 280 35 855" data-label="Text">

治之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萬物自無為而治若天



原壤夷俟註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

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也註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

脛註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

原壤至其脛

俟者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禮敬與孔子為

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聞孔子來而夷踞豎膝以

待孔子之來也云子曰云者孔子方內聖人恆

以禮教為事見壤之不敬故歷數之以訓門徒也

言壤少而不以遜悌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無

所效述也云老而不死是為賊者言壤年已老而

未死脛行不敬之事所以賊害於德也云以杖叩其

脛者脛脚脛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孔子歷數言

之既竟又以杖叩擊壤

脛令其脛而不夷踞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註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

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註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

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苞氏

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

也則非求益者也註闕黨至成者也云闕黨童

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是傳賓

主之辭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

入也云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見小兒傳辭故問

孔子云此童子而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禮童子

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其非求益之事也禮童子

與先生竝行而此童子不讓乃與成人竝居位

也

也

論語集解卷七



也云見其與先生並行者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  
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  
子行不與長幼並與人耳違禮欲速成者非是求  
者孔子又曰此童子至位也。禮角也童子不合與  
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禮角也童子不合與  
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禮角也童子不合與  
成人位也。禮角也童子不合與  
而空是無位也矣。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也所以次前者憲既問仕

故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註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註孔安國曰俎

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註鄭元曰萬二千



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衛靈公問至學也云衛靈公問至學也孔子者孔子至衛也云孔子對曰云云者相豆禮器也孔子軍陳之事也云云者拒之故云不學唯嘗聞俎豆事也云軍旅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註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子路

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註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

明日至濫矣云明日遂行者遂行不雷衛國也云在陳絕糧者明日遂行初往曹曹不容又往宋在宋遭匡人之圍又往陳遇吳伐陳陳大亂故乏絕糧食矣云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謂諸弟子從孔子行在陳者也病莫能興者起也既絕糧故從孔子行在陳者皆病莫能興也子路愠見者弟子皆病無能起者唯子路剛強獨能起也心恨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便愠色而見孔子也云子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此愠見之辭也



云小人窮斯蓋矣。註孔安國曰至食也。云孔子去齊如魯者如往也。云又之宋者之亦往也。云會吳伐陳者會猶遇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註孔

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註孔安國曰

問今不然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註善有元事有

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

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子曰至貫之。

時人見孔子多識竝謂孔子多學世事而識之故

孔子問子貢而釋之也。云對曰然者然如此也。子

貢答曰賜亦謂孔子多學故如此多識之也。云非

與者子貢又嫌孔子非多學而識故更問定云非

與與不定之辭也。云曰非也者孔子又答曰非也

言我定非多學而識之也。云子曰一以貫之者貫猶

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

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

而萬事自然可知。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也。

。註善有至知之也。云善有元事有會者元猶

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事各

有所終故曰事有會也。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者解

事有會也。事雖殊塗而其要會皆同。有所歸也。云

百慮而一致者解善有元也。致極也。人慮乃自其

元極則同起一善也。云知其云者是善長舉

元則眾善自舉所以不須多學而自能識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註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

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註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為少也。註王肅曰

三德者也。按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問絕糧而



論語集注卷之八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註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

子曰

矣云子

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為而能治也

何云云者既受授善得人無勞於情慮故云夫何

為哉既垂拱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

正南面而已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

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

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

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

世接二聖之間唯舜而已故特稱之焉註言任

至治也。由受授皆聖舉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

得其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註鄭元曰萬二

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

可行也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也註荀氏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

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輓也子張

書諸紳註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張問至諸紳

者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為事而其道專可得行

於世乎云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云欲使道行

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立行必須篤厚恭敬也云

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若身修前德無論居處於華

論語集注卷之八

四



夏假令居住蠻貊遠國則己之道德無所不行也  
云言不云云者又云若不能身修前德而身雖居  
中國州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故云行乎哉言  
不行也云立則云云者參猶森也言若教德之道  
行己立在前也云則云云者倚猶憑也言若教德  
百於己前也云則云云者倚猶憑也言若教德  
事羅列憑依滿於衡轡之上也云夫然後行也者  
若能行存想不忘事事如前則此人身無往而不  
行故云夫然後行也云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  
子張聞孔子之言可重故書題於己衣之大帶也  
日夜存錄不忘也。註鄭元曰至為里。此王畿  
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

子曰直哉史魚註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鰌也邦有道  
如矢邦無道如矢註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

矢不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註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

不忤於人也註子曰至懷之。云直哉史魚者美

證其為直譬矢箭也性唯直而不曲言史魚之德

桓直如箭不以國有道無道為變曲也云君子哉

蘧伯玉者又美蘧瑗也進退隨時合時之變故曰

君子哉也云邦有道則仕者出其君子之事也國

若無道則肆其聰明以佐時也云邦無云者

國若無道則韜光匿智而懷叢以避世之害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註所言皆是故無所失

者也註子曰至失言。云子曰云云者謂此人可

與共言而已不可與之言則此人不復見

論語集注卷之八

五



顧故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云不可云云者言與不  
可言之人其言是失我之言者也云智者云云者  
唯有智之士則備照二途  
則人及言說無所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註孔

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

不愛其身也註子曰至成仁云志士仁人者謂

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恆欲救物故不

曰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生而害仁則志

士不為也云有殺身以成仁者若殺身而仁事可

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殺身為之故云有殺身成

仁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恡也繆播曰仁居

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變則理窮窮則任分

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于

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註孔安國

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註子貢問

也云子貢問為仁者問為仁人之法也云子曰

云云者將欲本於為仁之術故先為說譬也工巧

師也器者斤之屬也言巧而離巧藝若輪般而作

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

其器也云居是云云者合譬成答也是猶此也言

人雖有賢才美質而居佳此國若不事賢不友於

仁則其行不成如工器之不利也必欲行成當事

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也大夫貴

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

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註據見萬物之生以為



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註馬融曰殷車

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周之冕

註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黻纁

簋耳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註韶舜樂也盡善盡

美故取之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註孔

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註顏淵問至人

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

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

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記用夏家時節以

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註顏淵問至人

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

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

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記用夏家時節以

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註顏淵問至人

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

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

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記用夏家時節以

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註顏淵問至人

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

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

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記用夏家時節以

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註顏淵問至人

禮記集解卷之八



既用周大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文服用大裘以文服則韶舞者謂神故示文服以韶舞也周質也云樂則韶舞者謂神帝樂也韶舞也周質也云樂則韶舞者謂神大夏也韶舞也周質也云樂則韶舞者謂神樂也若餘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王禮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為始也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為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箭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燭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云放鄭聲遠佞人者魯禮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為後教也鄭聲淫也魯禮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也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云鄭聲淫

佞人始者出鄭聲佞人所以宜放遠之由也鄭地音好濫淫志所以是淫也。註據見全知也。解所傲僻驕志所以是淫也。註據見全知也。解所故易知之也。註馬融曰至儉也。左傳之言亦說魯禮也。註荀氏曰至聽也。周既文民人多過君上若任己視聽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過若見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冕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兩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對黃色也。新綿也。當兩耳垂黃綿綿之下又係玉名為瑱也。註韶舞至取之也。解魯所以極韶不取堯樂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註王肅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於未然則憂患之事不得近至若不



為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至者也既先云已矣明久已不見也疾時色與德廢故起斯歎也此語亦是重出亦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也註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

魯大夫也竊盜也臧文仲雖居位居位不當與盜位者同故云竊位者與云知柳云云者

此臧文仲竊位之由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以共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食盜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註孔安國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也

子曰至怨矣躬身也君子責己厚小人責人厚責人厚則為怨之府責己厚人

不見怨故云遠怨蔡謨曰論者之說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為己文不辭矣

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

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侃按蔡難欲異孔而終不離

子曰不曰如之何

註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柰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註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子曰至已矣云不曰如之何者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己力勢可柰何者



也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歛起是不日如之何事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云如之云者若不先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奈何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註鄭元

曰小惠謂小小才智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疏

子曰至矣哉。云子曰云者三人以上為羣居羣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於日月而未嘗有及義之事也云好行云云者小惠小小才智也若安陵調譖屬也以此處世亦難為成人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註鄭元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

謂言語也疏

子曰至子哉。云君子義以為質者義宜也質本也人識性不同各以其所宜為本云禮以行之者雖各以所宜為本而行之皆須合禮也云遜以出之者行之及合禮而言出之必使遜順也云信以成之者行之合禮而言遜順而出之終須信以成之也云君子哉者如上述義可謂為君子之行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註苞氏曰

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疏

子曰至知也。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己無才能耳不患己有才能而人不知之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註疾猶病也疏至稱

焉。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為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故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



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為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註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註子曰至諸人。求責也君子自責己德行之不足不責人也小人不責己而責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註苞氏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

註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疏子曰至不黨。云子曰云者矜矜莊也。熙曰君子不使其身悅焉若非終日自敬而已故江與人不爭勝之也云羣而不黨者君子力朋羣義聚而不相阿黨為私也故江熙曰君子以道相聚則為羣羣則似黨羣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註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一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疏子曰至廢言。云子曰云者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之故君子不為也云不以人廢言者言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註子貢問至人也。云子

欲以終身奉行也云子曰其恕乎者此是可在終身行之一言也恕謂內忖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世當終身行於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所云云者此謂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與人也既己所不欲亦必入所不欲也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

國書氏曰所譽無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馬融曰三代夏殷周

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如云云者既平等一心不有毀譽然君子掩惡揚善善則宜揚而我從來若有所稱譽者皆不虛妄

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

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云斯民云

云者斯民者謂若此養民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養

民如此無私毀譽者是三代聖王治天下用直道

而行之時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

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

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

也。註苞氏曰至己矣。注意如向說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註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

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

亡矣夫註苞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

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

者以俗多穿鑿也註子曰至矣夫。孔子此歎世

曰云云者史者掌書之官也古者為善若於字有

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為者也

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有此闕文也矣云有馬

者借人乘之者孔子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矣

此闕文也矣云有馬者借人乘之者孔子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矣



者不能謂則借人乘之也云今則亡矣夫者亡  
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諱字真直而不關有馬  
不諱則恥云其不能必自乘之  
以致傾覆故云存亡也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國孔安國曰巧言

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子曰至大謀者辭達而已不須巧辨巧辨文多更於德

事乃成若不能忍小則大事之謀亂也又一通云

凡為入法當依事以斷事無大小皆便求了若小  
小不忍有所慈為則大謀不成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肅曰或衆

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子曰至察焉。云衆惡之必察焉者設有一人  
為衆所憎惡者必當察其德不可從衆雷同而

惡之也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羣為衆佞其所  
陷害故必察之也云衆好之必察焉者又設有一

人為衆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不可隨衆而崇重之  
也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為羣惡之所黨愛故亦

必察也衛瓘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  
人與時同好亦則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

行高志遠與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註材大者道隨大材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宏人也

子曰至人也。道者  
通物之妙也通物之

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  
之而大是人能宏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

大是非道宏人也故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  
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宏道道不適人故曰非



道宏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至過矣。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仰之所以非過過而不改則成過也

江熙曰一過容恕又文則成罪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至學也。勸人學也終猶竟也寢眠也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學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郭象曰聖人無

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姓同事

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為己異故謂聖人亦必

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註鄭元曰餒餓也言人

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

飢餓勸人學也子曰至憂貧。云子曰云云者

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不食亦死死而後已而道不

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云耕也云云者餒餓也唯

知耕而不學是無智之人也雖有穀必他人所奪

而不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為四方所重縱不為亂君

之所祿則門人亦其貢賜故云祿在其中矣故子

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云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

二三子之手是也云君子云云者學道必祿在其

中所以憂己無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

不憂貧也江熙曰董仲舒曰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

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



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亦未必得  
遺細故憂道  
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苞氏曰

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智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註苞氏曰

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智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註王肅曰動必

以禮然後善也註子曰至善也云子曰云云者

云云智及之也雖謀智能及不及能用仁守官位故  
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云雖

得之必失之者祿位雖由智而得為之無仁以持  
守之必失祿位也云智及云云者莅臨也又言若  
雖能智及仁守若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為民所敬  
云云智及云云者雖智及仁守莅莊而動靜必須禮  
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為未盡善也李允曰夫  
智及以得其失也云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  
威其失也云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  
而不蕩以禮治民莫善於禮也云禮以安其情化民  
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禮以安其情化民  
之善必備  
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註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

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論**子曰至知也。云子曰云云者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德能深潤物有大成之深故云而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以將受之量不必能為小善也。故宜推誠開信虛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也。淺則易為物所見故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註馬融曰水火與仁皆

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一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註馬融曰蹈水火或時

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論子曰至者也。云子

仁水火三事皆民人所仰以生者也。水火是人朝夕所須。仁是萬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

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並為民人所急也。然就三事之中仁最為勝。故云甚於水火也。云水火云者此明仁所以勝水火之事也。水火乃能治民。人民若誤履蹈之則必殺人。故云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而仁是恩愛政行之故。宜為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註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

讓於師。行仁急也。論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仁者

則宜讓師。唯行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曰先人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為仁。非不好讓。此

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註孔安國曰真正也。諒信也。君



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權變無常若為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為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通天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子曰至其食。國家之事知無不為是後其食也。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

子曰有教無類。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繆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

也若生而間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曰至為謀。人之為事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其謀則方圓義繫枘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

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語之法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

師冕見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名冕也及階

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孔安國曰歷告以座中人姓字及所在處



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

師之道也國馬融曰相導也師冕見至道也

魯之樂師也見來見孔子也及階者及至也階

階也者師冕盲也師冕來見至階孔子語之曰階也

知而登之也云及席者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

也云子曰席也皆坐者孔子又語之曰至席令其

登席而坐皆俱也孔子見尊者必起師既起則弟

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亦坐

故云皆坐也云子告云者某席中人也冕無日

不識座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上人之姓名也

既多人故再曰某在斯某在斯也隨人百十每一

一告之云子張在此子貢在此云師冕出者見孔

子事畢而出去也云子張問云云者道猶禮也子

張見孔子告之階席人姓名故冕出而問孔子

向與師冕言之是禮不與也云子曰然者答曰是

禮也云固相師之道也者又云冕既無

目故主人宜為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

者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

故據臣凶故以季

氏次衛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孔安國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

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

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氏也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

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  
 域之中矣註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為附  
 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註孔  
 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冉有  
 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註孔安國曰歸  
 咎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  
 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註苞氏曰言輔相人

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  
 矣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與註馬融曰  
 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  
 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  
 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註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也  
 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註孔安國曰舍其貪利  
 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註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



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  
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  
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苞氏曰政  
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  
寧不傾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安國  
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註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註鄭元  
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  
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  
果囚季桓子也註季氏至內也。此章明季氏專  
與者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  
季氏欲伐而并之也故云季氏將伐顓臾也註冉  
有云云者二人時仕季氏為臣見季氏欲濫伐故  
來見孔子告道之也註曰季氏云者此冉有告  
孔子之辭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註孔子曰云  
云者求冉有名也爾汝也雖二人俱來而告冉有  
獨告嫌冉有又為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獨呼  
其名而問云此征伐之事無乃是汝之罪過與言  
是其教導季氏為之也註夫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  
冉有不聽伐之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

論語集注卷之八

二



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先  
王所立又為祭祀之主故不可伐也云且在云  
者言且頌與在魯七百里封內故云在邦域中  
云是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  
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  
夫子指季氏也冉有言伐頌與故也云冉有云  
故云夫子欲之也冉有言伐頌與故也云冉有  
有自謂及子路也言我二臣皆不欲伐之也冉  
恐孔子不獨信己故引子路為僑證也云孔子  
求者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其名曰  
也周任有言曰人生事君當先量後入若計陳我  
才力所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若自量才  
不堪則當止而不為也云危而云云者既量而  
汝今為人臣之為用正至匡弼持危扶顛今  
假季氏欲為濫伐此是危顛之事汝宜諫止而  
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則何用汝為彼

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就之也云且爾云  
云者又罵之而設譬也兕如牛而色青柳也檻  
貯於虎兕之器也積兩也兩貯龜玉之匣也言汝  
當主諫君失譬如為人掌虎兕龜玉若使虎兕  
檻而逸出及龜玉毀碎於兩檻之中此是誰過則  
豈非守檻者過乎今季氏濫伐此是誰過則豈  
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變筆曰  
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頌與於  
內是毀龜玉於積中也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  
用於外也龜玉毀於積中喻兵堅利費李氏采邑  
冉有云者固謂城郭甲兵堅利費李氏采邑也  
宜伐之意也言所以伐頌與而輪誠服罪更說  
與季氏邑相近也云今不取云者郭甲兵堅利費  
子孫也冉有又言頌與既城郭堅甲兵利又與費  
邑相近其勢力方豪其及今日猶可撲滅若今日  
不伐取則其後世必伐於費所以為後世子孫之



憂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聞冉有言知其虛妄故  
更呼而語之也夫冉有之言也季氏欲伐實是  
貪顯與之地今汝不言季孫是貪顯與欲伐取之  
而假云顯與固而近費恐為子孫憂如汝此言是  
君子之所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舍曰云云  
者此是君子所疾者也舍猶除也冉有不道季氏  
貪欲濫伐是舍曰欲之而假稱顯與固近費是  
而必為之辭云丘也云云者孔子罵冉有既竟而  
更自稱名為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顯與也將欲  
言之故先廣陳其理也不敢云出已故曰聞也  
國謂諸侯也有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為諸侯及卿  
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寡少所患政之不均平  
耳今季氏為政不能均平則何用濫伐欲多土地  
人民為也云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為國家者何患  
民貧乏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云蓋均無貧者何患  
前不貧之事也若為政均平則國家自富故無  
乏也云和無寡者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  
方來至故土地民人不寡少也云安無傾者若

安民則君不傾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  
貧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  
和無寡又長云安無傾者均相互為義山均和故  
安無傾也云夫如是云云者此明不患寡少之由  
也如是猶如此也若國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  
若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廣修文德於朝使彼  
慕德而來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民至云  
既來之則安之者遠方既至則又用德澤撫安之  
云今由云云者夫子季氏也言今汝及由二人相  
於季氏無恩德也云遠人云云者言汝二人為季  
氏相不能修文德以來服遠人也云邦分人而內  
言汝二人相季氏治魯既外不來遠人而內  
又離析不能守國也云與動干戈以自伐邦國內  
能來遠安近而唯知與動干戈以自伐邦國內  
何也云吾恐云云者冉有曰顯與近費恐為後世  
子孫憂孔子廣陳事理已竟故此改容答也言我  
之所思恐異於汝也汝恐顯與而我恐季孫後世  
之憂不在於顯與也云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季孫



所憂者也蕭肅也蕭屏也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  
屏而起肅敬故謂屏為蕭肅也臣朝君之位  
蕭肅之內也今云季孫憂在蕭肅內謂季孫之臣必  
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肅者季氏皆僭為之  
也蔡謨曰冉有季路以王佐之委處彼相之任  
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  
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  
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  
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兇為以  
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言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  
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  
符相為表裏者也然守文者衆達微者寡也觀其  
見軌而昧其元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  
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蒞來旨也  
也。註孔安國曰至國富。註兵甲。兵刃也甲鏡  
足是也。註鄭元曰至子也。證憂在蕭肅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

矣。註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

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

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自大夫出五世希不

失矣。註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

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註

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

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註孔



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註孔

安國曰無所非議也註孔子曰至不議云者禮樂先王所

以飾喜鈇鉞先王所以飾怒故有道云者禮樂先王所

伐放由天子而微出也云者禮樂先王所

無道天子微出也云者禮樂先王所

出也云者禮樂先王所

出非其所故僭濫之國十世少若禮樂先王所

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全數之年而夫之也云者禮樂先王所

云云者禮樂先王所

夫少有不失政者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勢短故

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云者禮樂先王所

陪重也其為臣之故云重也是大夫陪臣云者禮樂先王所

邦國教命此至三世必失也既舉故不至五世則

半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極數也

小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

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亡國喪家其數皆

禮樂征伐出者其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

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

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本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

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云者禮樂先王所

政不在大夫者政由於君故不在大夫在大夫有

天下失道故也云者禮樂先王所

道則頌之聲與職路有時雍之義則庶人不議者君有

所街羣巷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道

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註孔子曰至不議云者禮樂先王所

證十世為監失國之君也周幽王無道為犬戎所

殺其子平王東遷維邑於是周始微弱不能制諸

公為季氏所出死於乾侯之地也昭公十世而昭

二莊三閔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

註孔安國曰至四也此證大夫專濫五世而失

家者季文子始得政而專濫至五世桓子為臣所

因也五世者文子一武子二悼子三平子四桓子

五是也註馬融曰至齊也證陪臣執政三世

論語集解義疏卷八



而失者也。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非猶鄙也鄙譏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註鄭元曰言此之時魯

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

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魯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註鄭元曰文子武子悼

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註孔安國曰三

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

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註孔

曰至微矣。云孔子云云者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五世希有不失于時孔子見其數將爾知季氏必

亡故發斯旨也公君也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於

大夫不復關君也制爵祿不關君子時已五世也

故云去公室五世也云政逮云云者逮及也制祿

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

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云故夫云云

者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

孫轉以弱也謂為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

出桓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蒙濫至爾時並衰

故云微也。註鄭元曰至世矣。襄仲既殺赤立

宣公宣公難立而微弱不敢自尊故爵祿不復關

己也宣一成二襄三昭四定五也。註孔安國曰

至衰也。後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故多云孟孫

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註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



也友善柔註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註鄭

元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註孔子曰至損矣註云

友益者有三事故云益者三友云損者三友者明與朋

明與朋友損者只有三事故云損者三友云友者直

者一益也所友得正直之人也云友諒者二益也

所友得有信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者三

益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益矣上所言三

事皆是有益之朋友也云友便辟者此一損也謂

與便辟之人為朋友者謂語巧能為辯人所忌者

為便辟也云友善柔者二損也謂所友者善柔者

也善柔謂面從而背毀者也云友便佞者三損也

謂與便佞為友也便佞謂辯而巧也云損矣者上

三事皆是為損之朋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註動靜得於

一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註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註王肅曰

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註孔安國曰宴

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註孔子曰至損

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有三事為

損人者也云樂節禮樂者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樂

樂得於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心

中所愛樂樂道說揚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友者

三益也心中所愛樂樂得多賢為朋友也云益矣

者此上三樂皆是為益之樂云樂驕樂者此明一

損也心中所愛樂為驕傲以自樂也云樂佚遊者

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樂恣於自逸念念而遨遊不

用節度也云樂宴樂者三損也心中所愛樂宴飲

云樂沈荒淫瀆也



醜醜以為樂也云損矣者此  
上三樂皆是為損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註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  
及之而言謂之躁註鄭元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  
不言謂之隱註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註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  
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註孔子曰至之  
曰云云者愆過也卑侍於尊有三事為過失也云  
言未云云者一過也侍君子之坐君子言語次第  
承之未及其抄次而言此是輕動將躁者也云言  
及云云者二過也言語次第已應及其人忽君子  
不肖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者也云未見  
云云者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顏色而只言

人之是非今若不自侍坐未見君子顏色趣向而  
便逆言之此是與盲者無異質故謂之為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註孔安國曰得貪得也註孔子曰至在

有三戒者君子自戒其事有三故云有三戒也云  
少之時云云者一戒也少謂三十以前也爾時血  
氣猶自薄少不可過愆過愆則為自損故戒之也  
云及其壯云云者二戒也壯謂三十以上也禮三  
十壯而為室故不復成色也但年齒已壯血氣方  
剛性力雄猛者無所與讓好為鬪爭故戒之也云  
及其老云云者三戒也老謂年五十以上也年五  
十始衰無復鬪爭之勢而戒之在得也得貪得也  
老人好貪故戒之也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  
春夏春夏為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



秋冬秋冬為陰陰體斂藏故老者好斂聚多貪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註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人註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  
 人之言註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註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註直  
 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註不可小知故侮  
 之也疏孔子曰至之言。云君子有三畏者心服  
 畏也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  
 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云畏大人  
 者二畏也大人聖人也見其含容而曰大人見其  
 作教正物而曰聖人也今云畏大人謂居位為君

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燾雖不察察而君子畏  
 之也云畏聖人之言者三畏也聖人之言謂五經  
 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云小  
 人云云者既小人與君子反故不君子之所畏  
 者也小人見天道恢疏而不信從吉逆凶故不  
 之而造為惡逆也云狎大人者見大人含容故  
 狎慢而不敬也江熙曰小人者不懼德故慢也云  
 侮聖人之言者謂經籍為虛妄故輕侮之也江熙  
 曰以典籍為妄作也註深遠至言也。理皆深  
 遠不可改易也。註恢疏故不知畏。天網恢恢  
 疏而不失小人見天命不切切之急謂之不足畏  
 也。註直而至之也。肆猶經威毒也大人但用  
 行不邪而不加威毒也。註不可至之也。  
 經籍深妙非小人所知故云不可小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註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矣疏孔子曰至下矣。此章勸學

云云者若生而自有知識者此明是上智聖人故云上也云學而云云者謂上賢也上賢既不生知資學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此六次前上賢人也云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謂下愚也既不好學而困又不學此是下愚之民也故云民斯為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孔子思義。云君子有九思者言君子所宜思之事也。條有九也。云視思明者一也。若目瞻視萬事不得。孟浪唯思分明也。云聽思聰者二也。若耳聽萬理不得。落漠唯思聰了也。云色思溫者三也。若顏魚

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溫和也。李充曰。靜容謂之和。柔暢謂之溫也。云貌思恭者四也。若容貌接物不得違逆。唯思遜恭也。李充曰。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也。云言思忠者五也。若有所言語不得虛偽。唯思盡於忠也。云事思敬者六也。凡行萬事不得傲慢。唯思於敬也。故禮曰。無不敬也。云疑思問者七也。心有所疑。不得輒自斷。決當思諮問於事。有識者也。云忿思難者八也。彼有違理之事。來觸於我。我必忿怒於彼。雖然。不得乘此忿心。以報於彼。當思於忽。有急難。日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云見得思義者九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己應有所得。當思其義。取也。江熙曰。義然後取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註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孔子曰至人也。云見善如不及者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恆恐己不能相及也袁氏曰恆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云見不善如探湯者若見彼不善者則已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人使己以手探於沸湯為也云吾見云者孔子自曰此上二事存管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顏特進曰好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語也云隱居云云者志違昏亂故願隱遁言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願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云吾聞云云者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立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註孔安國曰至疾也。去猶避也疾速也謂避惡之速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註孔安國曰

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註馬融

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註王肅曰此所謂以

德為稱者也齊景公至謂與。云齊景公有馬千駟者千駟四千匹馬也云死之

云云者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無所稱譽也云伯夷云云者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齊扣武王馬諫曰為臣伐君豈得忠乎橫尸不葬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祐家白張



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云首陽下者在山邊側也云民到于今稱之者雖無馬而餓死而民到孔子之時相傳猶愈盛也云其斯之謂與者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亦死即消雖餓而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註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註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陳亢

問至子也。云陳亢問云云者陳亢即子禽也伯魚即鯉也尤言伯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魚有異門徒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呼伯魚而為子也云對曰未也者伯魚對陳亢曰我未嘗有異聞也云嘗獨立者此述已生平私得孔子見語之時也言孔子嘗獨立左右無人也云鯉趨而過庭者孔子獨立在堂而已趨從中庭過也云曰學詩乎者孔子見伯魚從過庭呼而問之曰汝嘗學詩不乎云對曰未也者伯魚述舉已答孔子言未嘗學詩也云曰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問伯魚未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興答對酬酢人若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云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得孔子之旨故退還己舍而學詩也云他日又獨立者他日又別日也孔子又在堂獨立也云鯉趨而過庭者伯魚又從中庭過也曰學禮乎者孔子又問伯魚汝學禮不乎對曰未也者亦答曰未



學禮也云不學禮無以立者孔子又語伯魚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也云云鯉退而學禮者鯉從孔子旨退而學禮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言己為孔子之子唯私問學詩學禮二事也云陳亢云者伯魚二也又君子遠其子三也伯魚是孔子之子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即是君子不獨親子故相疎遠是陳亢今得聞君子遠於其子也范甯曰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忿繼之以忿則反夷矣父子相夷惡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也註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邦君至人也云禮亂稱謂不明故此正之也邦君自呼其妻曰夫人也云夫人自稱曰小童者此夫人向夫自稱則曰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謙不敢自以比於成人也云邦人云云者邦人其國民人也若其國之民呼君妻則曰君夫人也君自稱則單曰夫人故民人稱帶君言之也云稱諸云云者自我國臣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寡小君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為寡君稱君妻為寡小君也云異邦人云云者若異邦臣來即稱主國君之妻則亦同曰君夫人也



